

帕米尔高原的雄鹰之歌

——评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文尹鸿

一部经典电影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60年后成为了一部新电影的片名。这既是对《冰山上的来客》的致敬，更是体现了两部影片在题材和主题上的内在联系。两部影片讲述的都是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故事，都是解放军与塔吉克族百姓的友情故事，都是民族团结、军民一家的颂歌。不同的是，《冰山》从真假古兰丹姆与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边防排长一起与特务斗智斗勇，最终胜利并爱情重逢的故事，它以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为叙事主线，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则是以和平时期军民携手共建家园、保卫边疆为主体内容，讲述了巴依卡祖孙三代，在帕米尔高原与解放军共同戍边护边巡边的故事。所以，某种程度上说，《花儿》是《冰山》的“续集”，在时间和内容上都是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新时代

环境下的重新谱写。

《花儿》是天山电影制片厂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的“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的真实事迹改编。2021年1月4日，时任新疆喀什库车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村村委会委员、护边员的拉齐尼·巴依卡，在喀什大学培训时为解救落入冰窟的儿童不幸英勇牺牲，年仅41岁。影片以此为原型，叙述了拉齐尼的成长和事迹。塔吉克族青年拉齐尼这一人物原型，具有鲜明的时代典型性。拉齐尼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他目睹了解放军对人民的感情，他在军队中百炼成钢，退伍之后成为护边员，当过模范并在人民大会堂受过表彰。他的成长过程，体现了塔吉克族青年融汇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现实，也代表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交集。他对祖国的热爱，他与部队的感情，都自然地表达了各族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联系，表达了各族人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超越民俗差异的友谊。因为人物来自于生活真实，这个故事的典型性就得到了“事实”支撑。拉齐尼在解放军帮助下成长，参军后得到锻炼，守边时成为拥军模范，最后为了救助落入冰窟的孩子而英雄牺牲，全部过程都来自于真实事迹，有说服力地展现了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水乳交融的联系，表达了拉齐尼·巴依卡所体现的爱国奉献的主流价值理念，完成了影片主题的升华。

《花儿》作为一部电影，在叙事视角上体现了时间跨度的独特性。作为一部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片，影片没有停留于拉齐尼的个体，而是采用倒叙、插叙等方式，通过刘朝到访帕米尔高原的所见所闻，再现了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守边护国的过程。少年时代的拉齐尼耳濡目染了爷爷凯力迪别克·迪里达尔、父亲巴依卡·凯力迪别克守边护边，为边防官兵做向导，和边防战士们亲如家人的场景，并且与解放军“红军叔叔”结下了深厚感情，“长大后当兵”成为他的人生理想，爱国主义成为他的精神种子。拉齐尼当兵复员后，接过父亲手里的牦牛鞭，继承爷爷和父亲的护边事业，在“死亡之谷”吾甫浪沟继续担当“流动的界碑”；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援坠入悬崖冰裂的边防战士王烈并结为生死兄弟。塔吉克族的巴依卡一家与汉族的“红军叔叔”、刘朝一家的友谊也有了千锤百炼的基础。这种“纵向”时间跨度，虽然给创作的精炼、情节的铺排带来了种种难度，但却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厚度感，使得人物的成长、主题的表达更加具有支撑性。影片结尾，拉齐尼牺牲后，他的父亲对前来谢恩的被救助的孩子的母亲说，“你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孩子也是孩子”。此情此景中的刘朝动情地向巴依卡·凯力迪别克表达：我们今

后都是您的孩子。军民一家、各民族一家的主题得到了升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答案也体现在这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花儿为什么这样鲜，鲜得使人不忍离去，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作为一部新疆拍摄、新疆题材的中国“西部影片”，《花儿》在影像呈现上也体现了西部电影具有感染力的人文性。地处帕米尔高原东南部的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边境线长达800公里，与三个不同国家接壤。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雪山、峡谷、艳阳、清流、峭壁、冰川，虽然从“外在视点”看，有它的雄伟、磅礴、壮美、磅礴，但是从“内生”体验上看，则又有它的严酷、冷漠、凶狠、无情。影片将西域自然景观的这两种美学特质都呈现得淋漓尽致，既有它的美轮美奂，也有它的狰狞残酷。小女孩的坠落、红军叔叔的牺牲、巡边牦牛的惨死、狼影红月的恐惧，都体现了这种地域难以想象的残酷性，也体现了军民守边的艰苦卓绝。更重要的是，影片通过许多重要的地域文化来呈现这种空间文化、人物品行，如高原雄鹰、鹰笛、界碑、切羊比赛、牦牛等等，都成为地域文化的一种象征，也成为民族性格和心理的一种写照，巴依卡一家人的纯洁、善良、坚韧、博大，就像是雪域高原的雄鹰，是冰山上的雪莲。地域，在这里就不仅是一种视觉奇观，更是一种人文景观，体现出一方水土、一方人情、一方文化。影片中时时出现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主题歌，也用那种浓郁的新疆旋律创造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联想。

新疆电影近年来引起了人们关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出品人、编剧、总制片人高黄刚曾创作《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昆仑兄弟》、《歌声的翅膀》等多部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新疆题材电影，导演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曾执导《歌声的翅膀》等影片，入围马德里国际电影节、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电影节、日内瓦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展。这批扎根新疆、表现新疆的电影人，保证了影片在题材开掘、主题表达、视听呈现上的完成度和执行力。虽然这部影片在如何将事迹转化为故事，将高大的英雄模范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形象，将“曾经发生的事实”转化为“影像呈现的真实”，将新疆故事转化为世界表达等方面，可能还是受到了创作观念、制作能力和投资水平等方面的某些制约，但它在人物的典型性、叙事的独特性、景观的人文性上的确体现了鲜明的文化和艺术特色，巴依卡一家人的故事表达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保家卫国的时代主题，为电影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道独特风景。

（作者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当代纯净伦理的高原颂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文尹鸿

在帕米尔高原，离天空最近的地方，闪耀着比天空更纯净的心灵之光，那是刘红军和拉齐尼的魂魄在雄鹰般翱翔。一位是为保护塔吉克男孩拉齐尼而献身的汉族复员边防军人，另一位是为抢救掉入冰窟的汉族小孩而牺牲的护边员拉齐尼本人。影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通过讲述他们虽有先后但又共同传承的舍身救人事迹，联袂谱写出这个时代平凡心灵所涵养成的纯净伦理的高原颂歌。

这部影片的动人处或许就在于，让这两颗平凡心灵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的较量中释放出格外纯净的社会伦理的光芒来，令观众领略这个时代需要的纯净伦理的感召力：公而忘私，先人后己，舍生忘死，舍己为人等。

影片从一开始就把观众带到海拔高达四千多米的雪域高原，那里空气清新，人心质朴而真纯，但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则非常恶劣。在凭借纯净心灵而与严酷环境和灾害的长期搏斗中，刘红军和拉齐尼家族之间结下相濡以沫的军民鱼水情和舍己为人的纯净伦理情怀。这边，“狼影红月”预兆下百年一遇的特大雪灾天气，阻挡不住护边员巴依卡听从父亲之命，带领牦牛队穿越死亡之谷吾甫浪沟的坚韧意志。他们顶风冒雪给边防哨所送去急需军用品，即使自身面临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另一边，边防战士刘红军提前结束婚假而返回高原，为的是护送孩子们上学走过需要他们时常俯身、弓腰、匍匐才能战战兢兢地爬过的条条险道。不料巴依卡的邻居家的小女孩夏布娜，在刘红军身边不慎坠崖摔死，这悲剧的一幕在他心灵上刻下永久伤痕。他在复员时主动申请留下来修路，组建后来以他命名的公路道班，为的是让塔吉克边民永远结束走险道的悲剧。再后来，刘红军在妻子带新生儿刘朝前来探望自己时，为了抢救遭遇山滚石的拉齐尼而牺牲。当从武警复员后担任护边员的拉齐尼，在机场接到以公路工程师身份重返“父亲的高原”的刘红军之子刘朝时，意味着这种纯净伦理以及舍己救人的精神已经传递到这两个家族的后代之中。

确实，这种精神给予拉齐尼以激励，他在再度巡边吾甫浪沟遇险时，英勇无畏地救出掉进冰缝的边防战士王烈，谱写出一曲刘红军式舍己救人赞歌。同样有感于这种父辈精神的激励，刘朝在参与修建盘龙古道公路时，不顾众人反对而顽强克服“高反”坚持下来，直到公路落成。再后来，已经获得劳模荣誉的拉齐尼在喀什大学培训时，为了抢救掉入冰河的儿童而牺牲，用实际行动和宝贵生命全面完成纯净伦理和舍己救人精神的一次辉煌书写。

影片在推进上述叙事的过程中，留意新疆特有的自然风光和地缘内生力的展示。地缘内生力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下为了应对地缘环境挑战、争取人类生存条件而生长起来的独特的人类生命力。这里有帕米尔高原独特的雪域、深谷、冰峰，“狼影红

月”下不畏艰险的塔吉克边民和牦牛运输队。而吾甫浪沟，在塔吉克语就是死亡之谷的意思，要在顶风冒雪中爬冰峰、涉冰河、翻险关，往返一趟需十几天。这既考验动物的抗寒力和耐力，更考验人类的顽强坚韧的意志力。而这种意志力被凝聚到雄鹰这个整体性象征意象上，代表这个崇尚雄鹰的民族的纯净、勇敢和利他等民族精神的闪光。

物件蒙太奇手法在这部影片里被强化。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代表雄鹰精神的鹰笛多次反复修葺：第一次是巴依卡在用雄鹰翅膀制作一对鹰笛，小拉齐尼在旁边观看；第二次是刘红军复员时，巴依卡取出其中一支送给他作为好兄弟情谊的珍贵纪念；第三次是刘朝在高原上看到父亲和鹰笛的照片时，从怀中取出母亲去世前留下的遗物鹰笛，而巴依卡也取出他怀中的那支，由拉齐尼讲给刘朝听：“一对鹰笛就是一只鹰的一双翅膀，它代表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第四次是在高原散步时，拉齐尼当着刘朝的面演奏它。通过这种物件蒙太奇的反复修葺方式，不仅塔吉克族的雄鹰精神，而且塔汉民族间和军民间深厚情谊得以传承下来。还有牦牛皮鞭的数次反复修葺，它从老一辈边防战士刘朝亲手交给巴依卡，巴依卡忠实地将它传递给拉齐尼，同样寄寓着深厚意蕴。

该片尤其注重这个时代需要的纯净伦理所蕴藏的护边精神和军民鱼水情的代际传承。观众依次目睹这个塔吉克家族的三代人的接力式传递：第一代凯力迪别克把牦牛皮鞭亲手交给第二代巴依卡，巴依卡将其传递到第三代拉齐尼，而第四代拉迪尔则直率地表达出长大后开着飞机去巡边的远大理想。这里的小飞机（模型）的反复修葺也寄寓着深意：第一次出现时，是小拉齐尼取出要请刘红军叔叔修理它；第二次出现时是由刘红军复员时取出来交给拉齐尼；第三次是拉齐尼既欢欣又难受的心情带着它跑到山上去送别乘远去的刘红军。这个物件蒙太奇的反复运用也传达出塔汉两族人民的友谊之坚韧深厚。

当然，感觉影片在叙述重心安排上如果更突出第一主角拉齐尼而不是他父亲巴依卡的戏份，特别是更详细铺叙拉齐尼先后抢救王烈和豆包的过程，同时在一些镜头表现上包括尾声注意适当节制和含蓄，当会产生更优质美学效果。不过，能以现有平常叙事方式去讲述拉齐尼这位“时代楷模”的故事，特别是诸如上高原、攀雪山、过冰河及下冰窟救人等实景都在雪域高原现场历经艰苦地反复表演和摄制而成，体现了剧组的敬业精神和一心为观众的严肃的创作态度，让观众充分地感受到平凡英雄的非凡的纯净伦理精神，已经凸显驾驭这类重点主题的良好技艺了。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

